

访鲁迅先生 ——断片的回忆

曙天女士*

孙老头儿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人，我和 S 哥都喜欢同他玩。

人们都说孙老头儿是日本人，因为他是一个矮子，而且，脸上养了东洋式的胡须。当他在戏园里看戏的时候，茶房们对他啰嗦，他置之不答，于是茶房们便说：“呵，日本人是很难说话的！”

真的，孙老头儿活像个日本人！

S 哥是很好吃的，我替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吃精”。他最喜欢上馆子。

然而孙老头儿的好吃，大约不亚于 S 哥罢，因为 S 哥要上馆，孙老头儿总是赞成的。

那天，是深秋的一个正午，他们俩儿又要上馆去了，我也只好同去。

大家吃饱了以后，便照例要想玩了。

“到哪里玩去？”S 哥问。

“访鲁迅先生去！”孙老头儿说。

“好的！”我赞成地说。

曙天女士（一九〇三～一九四二），姓吴，名冕藻，又叫吴曙天，笔名曙天女士，山西翼城人。章衣萍的妻子。两人都是《语丝》的撰稿人，经常一起拜访鲁迅，往来较为密切。

我的脑中开始想像我理想中的鲁迅先生了。我读过他的《呐喊》，而且读过不止一次。我想像中的鲁迅先生大约是很沉闷而勇猛的罢。我觉得《呐喊》的味是辣而苦的，然而我不知道为了什么爱读它。

在一个很僻静的胡同里我们到了鲁迅先生之居了。我们敲门，便有人来开，孙老头儿先进去报告了，我和 S 哥站在院里；院里有一棵枣树，是落了叶子的。

房门开了，出来一个比孙老头儿更老的老年人，然而大约也不过五十岁左右罢，黄瘦的脸庞，短胡子，然而举止很有神，我知道这就是鲁迅先生。

我们都走进鲁迅先生的卧房了。

这是一间并不宽大的卧房，房门的右边，摆了一个书架，然而书架上的书籍并不多。接着是一个桌子，这就是《呐喊》的作者的著书桌罢。桌的旁边接着摆了一只箱子，箱子上也杂乱地堆了些书籍。卧床是靠着房的后墙的，这是很简单的床罢，因为是用两只板凳和木板搭成的。

我和 S 哥坐在房的左边的椅子上，孙老头儿坐在床上。

我开始知道鲁迅先生是爱说笑话了，我访过鲁迅先生的令弟启明先生，启明先生也是爱说笑话的。然而鲁迅先生说笑话时他自己并不笑，启明先生说笑话时他自己也笑，这是他们哥儿俩说笑话的分别。

鲁迅先生端出一匣饼干来了。

“刚才吃过饭。”我说。

“吃过饭便不能吃饼干么？”鲁迅先生说。然而孙老头儿和 S 哥已经开始大嚼了。

因为知道我是喜欢绘画的缘故，鲁迅先生找出一册册的德国名画来。

我不懂德文，所以只能看画。

然而画上有蛇，我怕蛇，连画上的蛇也怕看。

“绘画的人是不能怕蛇的！”鲁迅先生说。

我羞惭而微笑了。

鲁迅先生对于欧洲名画大约看得很多的。他说绘画的 Design^① 很要紧。然而中国的绘画者大都对于 Design 不下工夫！

大家乱七八糟地谈了半天。我只深刻地记得鲁迅先生的话很多令人发笑的。然而鲁迅先生并不笑。可惜我不能将鲁迅先生的笑话写了出来。爱听笑话的人，最好亲自到鲁迅先生那里去听。

(一九二五年一月八日《京报副刊》)

英文，意为构图。

日记片断

曙天女士

(在上海)

九月十三日〔十月十二日〕

小峰和漱六来，等衣好久，也不见回来，我们便去看鲁迅先生。

我们在四川路上，看见鲁迅先生很快地走着，我们只看见他的背影，我们用很大的喉咙叫他，但他没有听见，不知他在那里想什么？

我们一直跟了他走，走到他家门口才看见我们，我说：“我叫你好几声，你都听不见。”于是他便“噢！噢！……”连着嚷了几声，他说这便是补足以前没有答应的。

我们在路上买了良乡栗子，打开了大家吃，建人先生说：栗子是越小的越好吃。

“是的，衣萍也是这样捡小的吃呢！”鲁迅先生在装佯似的，讪笑着说。

我是一个笨人，没有听懂他的意思。许女士说：“不要理他，你理他，你一定吃亏的。”

这时候我才明白，他在拿栗子象征我了。

我看看他的脚，他忙向着我：“看什么，没有小姐漂亮。”

我说：“陈嘉庚公司快兴隆了！”

“并不会吧，因为这种鞋子，我已经穿了一年了。”鲁迅先生说完，哈哈大笑。

他虽然是老人，然而顽皮得可以呢。

后来衣的请帖来了，邀我们大家到中有天去吃饭。我不知道中有天就在横浜桥，所以走出弄口，便想叫车给大家坐，但是一路上洋车很少，我怕他们走累了，提议坐电车。

谁知道中有天就在横浜桥呢，鲁迅先生走到中有天的门口，他对我说：“在这里乘电车吧！”

我快停下来说：“乘电车吧。”忙着向小钱店去兑铜板。哪里知道又上了他的当了。假如不是许女士来拉我。

十月十二日〔十月二十三日〕

鲁迅先生请我们到东亚酒楼去吃饭，他喝着太阳啤酒，话格外多了。

他说：“在北平时，有一个学生来借五块钱，我便借给他了，但是他走的时候说：‘等我借了阎王债来还你吧！’”

他说还有一次，在学校教书，有一个姓冯的学生，向他说：“喂，我这双皮鞋破了，你替我拿到皮匠那里去缝补一下吧！”

在中国礼教之邦，竟有以欺负他的先生为荣耀的人。

我们吃完，大家在街上走着，说想去看看电影，我们知道鲁迅先生不欢喜玩，我们偏要他去，他没有办法，他说：“看电影是小姐们的事呀！”他说着便走到书铺里去了。

九月二十七日〔十二月二十七日〕

下午小峰和漱六来，我正在剪发，漱六亦在这里剪了发。

我们同到鲁迅先生那边去，又听来一个笑话。他说：有一个英国人，在战争时断了一只腿，便装上一只木腿。以后，他去游历非洲，非洲的野蛮人，都以为他是个奇人，所以大家都群集的围了他，那英国人气得很，便把木腿取下来，举在手里，向空中摇了几摇，才把那些非洲野蛮人吓跑了，再不敢来看他了。

鲁迅先生拿出来的糖和饼干，我吃了一点，就放下了。但是他又

取笑我了。他说：“小姐们究竟不行呀，连一点糖都装不下去吗？”

十月四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傍晚时，他说：今晚有人请我们呢，但是请单还不到，大约又改期了。我们自己请自己罢，我觉得自己请自己很有意思，于是穿上衣服预备去赴自己的筵席。

哪知道右一批，左一批的客来得不断。终于要请我们的峰君亦到了。

席上闹得很厉害，大约有四五个人都灌醉了，鲁迅先生也醉了，眼睛睁得多大，举着拳头喊着说：“还有谁要决斗！”

（《曙天日记三种》，成都复兴书店一九四二年版）

初次见鲁迅先生

马 珏*

我从前不爱看小说，有时跟同学在一块，他们老看，我呆着，也太没意思，所以也就拿一本看看；看看，倒也看惯了，就时常地看。

在所看的这些小说里，最爱看的，就是鲁迅先生所作的了。我看了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都是跟小孩说话一样，很痛快，一点也不客气；不是像别人，说一句话，还要想半天，看说得好不好，对得起人或者对不起人。鲁迅先生就不是，你不好，他就用笔墨来痛骂你一场，所以看了很舒服，虽然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的意思，我看不懂；但是在字的浮面看了，已是很知足的了。

但是鲁迅这人，我是没有看见过的，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子，在我想来，大概同小孩差不多，一定是很爱同小孩在一起的。不过我又听说他是老头儿，很大年纪的。爱漂亮吗？大概许爱漂亮，穿西服罢。一定拿着 Stick^①，走起来，棒头一戳一戳的。分头罢？却不一定；但是要穿西服，当然是分头了。我想他一定是这么一个人，不会错的，虽然他也到我们家来过好几次，可是我都没有看见他。

有一天，我从学校里回来，听见父亲书房里有人说话似的，我问赵增道：“书房有什么客？”“周先生来了一会儿了。”我很疑惑的问道：“周

* 马珏（一九一〇~?），浙江鄞县人，鲁迅的朋友马幼渔之女。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孔德学校就读，后在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

① 英语，意为手杖。

先生，哪个周先生？”“我也说不清！”我从玻璃窗外一看，只见一个瘦瘦的人，脸也不漂亮，不是分头，也不是平头。我也不管是什么客人，见见也不妨，于是我就进去了。

见了，就行了一个礼，父亲在旁边说：“这就是你平常说的鲁迅先生。”这时鲁迅先生也点了点头，看他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并不同小孩一样，我觉得很奇怪。鲁迅先生我倒想不到是这么一个不爱收拾的人！他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在那儿想什么似的。

我呆了一会，就出来了；父亲叫我拿点儿点心来，我就拿碟子装了两盘拿了去，又在那儿呆着。我心里不住地想，总不以他是鲁迅，因为脑筋已经存了鲁迅是一个小孩似的老头儿，现在看了他竟是一个老头儿似的老头儿，所以不很相信。这时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只看着他吃东西，看来牙也是不受什么使唤的，嚼起来是很费力的。

后来看得不耐烦了，就想出去，因为一个人立着太没意思；但是刚要走，鲁迅先生忽然问我道：“你要看什么书吗？《桃色的云》你看过没有？这本书还不错！”我摇了摇头，很轻地说了一句：“没有。”他说：“现在在外面不多了，恐怕没处买，我那儿还有一本，你要，可以拿来。”我也没响。这么一来，又罚了我半天站，因为不好就走开。但是我呆着没话说，总是没有意思，就悄悄走出来了。看见衣架上挂了一顶毡帽，灰色的，那带子上有一丝一丝的，因为挂得高，看了不知是什么，**勾**①起脚来一看，原来是破得一丝一丝的。

自鸣钟打了五点了，鲁迅先生还没有走的信息。我就只等着送，因为父亲曾对我说过，我见过的客，送时总要跟在父亲后头送的，所以老等着，不敢走开。

当！当！……打了六下了，还是不走，不走倒没什么关系，叫我这么呆等着，可真有点麻烦。玩去，管他呢，不送也不要紧的！不行呀，等客走了，又该说我了，等着罢！

“车雇好了。”赵增进来说。我父亲应了一声，这时听见椅子响，皮鞋响，知道是要走了，于是我就到院子里来候着。一会儿，果然出来了，

① 国音字母，相当于汉语拼音的 diǎn。

父亲对我说：“送送鲁迅先生呀！”鲁迅先生又问我父亲说：“他在孔德几年级？”我父亲答了，他拿着烟卷点了点头。我在后头跟着送，看见鲁迅先生的破皮鞋格格地响着，一会儿回过头来说：“那本书，有空叫人给你拿来呀！”我应了一声，好像不好意思似的。一会儿送到大门口了，双方点了一点头，就走了。我转回头来暗暗地想：“鲁迅先生就是这么一个样儿的人呵！”

一九二六年三月

（一九二六年三月《孔德学校旬刊》）

我对鲁迅先生的回忆和感想

白 薇

在察冀的危急声中，在北四川路×军加岗的紧张局势下，文坛巨星鲁迅先生丢下了他战士的使命，静悄悄长眠了。人们再看不到他内心飞溅的血花，作奋斗向前的刺激，中国文坛损失了一位健将，这真值得哀痛的。

昨晚报纸告诉我巨星殒落的消息，至今我悸恸的胸膛，总像储积一囊流不出的热泪，我不能像会写文章的人们能写出很好的哀悼，我只能写点回忆和感想。

当民国十五年，中国募起革命的洪涛，我表弟从北京把《呐喊》寄到东京去，我读了才惊知中国有一位文才鲁迅，在我的幻想中，以为他是极矫健极俏皮的青年。不久我回到广州，郁达夫先生对我说：“鲁迅是中国惟一的美少年。”

自宁汉合作，我带着满腔悲哀从武汉流到上海，寄食在创造社，那时起了语丝派和创造社的笔战，我以偏爱创造社的精神，思想上曾站在和鲁迅先生相对的营垒，我虽然并没有若何表白。虽然北新老板和郁达夫先生，劝我把试作拿给了《奔流》，但我总嫌《奔流》灰色，我底精神还在创造社，正因为精神和文章分摆在两个不相容的阵容，我感到异常的痛苦，那痛苦，像一个有了爱人的女子，嫁给了一位不如意的丈夫，所以我对于《奔流》的编辑鲁迅先生，明知他文才横溢一世，却不想去瞻望尊容，这是我最初不去亲近鲁迅先生的原因。

一期一期的《奔流》送稿，我都是送到门口交给密司许，就风驰疾走

了，经过半年，听到鲁迅先生对人说：“白薇怕我吃掉她。”

于是在初秋的热夜，杨骚领我去见鲁迅，我刚走到楼梯脚，踌躇又想跑了，不料鲁迅先生温和地在楼口上大声喊：“白薇请上来呀，上来！”我一溜走进他底书房，微低头不敢正视。一把蒲扇对我的白衣扇来：“热吧？”他替我扇了两下又去展开许多美术书画给我看，并且和蔼地给我说明那些图画的意思，我才看清他是我父辈般严肃可亲的长者，一股敬爱的心，陡然涌上心头。

以后在《奔流》的酒席上，在集团上，在内山书店，碰见他很多次，以公私事务，我上他家里几次，比较谈得多，他总是以温和诚恳的态度对我，说话总含着笑。有一次，他和我谈得很多，且谈到他爱儿海婴的一切一切，都酷肖他自己幼年时代，比方他幼时最爱万花筒的神秘美，海婴也同样爱玩这个，他要毁坏它来研究美的所在，海婴也全一样……

又有一次，我因医生说：“非开刀便活不了多久，”我急得去请教学过医的他该怎么办，他的回答是——

我想你还是开刀好，反正病到那样，不开刀也是痛苦，始终不会长命的，不如一刀两断割了它，要是你怕割了以后没有情感写文章，那你就坐在纱厂去摇纱好了，今年摇纱，明年摇纱，一辈子也摇纱，做个彻底的工人……

只有最后一次，我去请他写讽刺剧本，被他骂走了，从那时经过一，二八，种种原因不得再会谈。但一直异常想念他，尤其在他害病时，再则时局紧张及论战剧烈时，总想去聆听高教或劝说劝说他，这次统一战线开始，至论战轰动中，我有三十次想去看他，总为着我那怕见巨人的怪癖，阻止了多少应发的情感，所以听到噩耗，我异常难过，特为换了白衣，想跪哭他遗容前。可是严肃的灵堂人踣踣，我底泪流不出。

啊，收拾今天的热泪，把这感情和青年战士们结成一条铁链，继承先生苦斗的战士精神，和敌人搏斗在浩大的战场上去吧！

没有斗争就不能生存，我不但爱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更爱他那替文学革命的斗争精神，五四以来，他一面尽力做着清道夫，扫除了文坛的妖魔魍魉，一面挺直战士的姿容，不挠不屈地替文学革命史上建设了

光荣的大路。尤以一九三〇年以来所表现的那种老战士的精神，更为一班青年读者所拜倒。

我们对于他的死固然十分悲哀，同时我们对于他的死应该当做一个深刻的刺激，把他战士的精神放进我们更年轻气壮的血里，宽容大度的，亲爱诚挚的，拥护大众的心灵在一起，向着敌人迈进，战斗到我们理想的世界出现。那末，鲁迅先生就将和我们永远生存。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申报》）

鲁迅先生给中国民众的遗产

草 明

鲁迅先生死了！这不幸的事情，将在民众的脑筋里刻下了一个永远不能磨灭的残酷的纪录！

在看先生底每一篇文章，和他每次会面，听他每句谈话之后，都令我深深地感到了一种强韧的，粗壮的战斗力的铿然的震荡。——无疑地，他一生的努力，是与黑暗势力，和压害坏了中国民族的一切腐败的劣根性奋斗，他给中国的广大的民众建立了不少功绩，他没有离开过民众。这样，鲁迅先生，真真确确是民众的了！

现在，鲁迅先生死了，他给中国民众的惟一遗产，就是“永不疲倦的奋斗的精神”。

在他这一次害病的开头，我曾经写了一封问病的信这样恳求他：

……民众是贪婪的，他们要求你暂时休息，保养一个更健全的身体，为的是需要你将来为他们花更多的气力……

这时，使我发生了一点点抱怨似的情愫，他是显然忽略了我们年轻人那一类的请求的！——他完全忘记了自己了！他不让自己休息一秒钟——这次病情的转剧，给我们证明了的。

他虽然给了我们许多精神上的食粮，但是，长远地捺着干瘪的肚皮的饥饿民众，怎么会餍足呢？

——我们底哀悼的程度，将为这而加深了！

十月十九日夜，一九三六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申报》）



五十年祭

草 明

鲁迅先生逝世已届五十周年了。纷纭复杂的五十年过去了，变化万千、翻天覆地的五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早已生活在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既有自由，又有民主，人民安居乐业，科学技术已从无到有，努力向高峰攀登；教育文化事业成十倍百倍地增长，尤其是我们的国家早已摆脱半殖民地的境况，并以独立自主的雄姿走向世界！凡此种种，与鲁迅先生生前的那种乌云压天的境地截然两样。也就是说，鲁迅先生为之终生奋斗的社会已经实现了！鲁迅先生的英灵，在九泉之下该是捻须含笑了！

作为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的见证人的我，适逢先生的五十年周年忌辰，真是感慨万千！我多么想在先生的墓前向他汇报这五十年中的变化和硕果！我也想借此机会向年轻一辈的同胞诉说一番前辈老战士为之毕生奋斗的新中国是多么来之不易呀！因此，我现在只想记述一下鲁迅先生逝世时的情景，以便对照社会主义新中国——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开放明朗的新形势，或许是需要的罢。

时间的消逝，可以冲淡人们的记忆，可以抹去人们的哀痛。可是五十年前先生逝世的情景，我犹清晰地历历在目。当时的哀悼歌、安息歌我仍然会唱，出殡的情形、追悼会的情形我都记得。是呀，人家说，人老是记远不记近的。我现在已七十三岁了，可我那时才二十三岁呀。

一 噩 耗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当我得悉鲁迅先生病逝的消息时，我脑子里嗡地一声发懵了，眼前一片昏黑，茫然不知所措。冷静一会儿之后想一想，我怎么也不相信呀。前两天，他不是由胡风同志陪同去看望日本友人鹿地亘先生夫妇吗？十一天以前，他不是去观看木刻展览，与几位年轻的木刻家座谈吗？他不是……吗？医生也说，像先生那样拖着两叶烂了的肺，竟若无其事地工作那么久，真是奇迹！同志们认为先生是消耗自己的血和肉去写作，去战斗的。当我完全清醒过来，确信先生真的死去的时候，我哀伤得泪如雨注。先生，我懂了，一个革命者，应该战斗到最后一口气，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在初中的时候就读到先生的著作，《狂人日记》、《阿 Q 正传》、《孔乙己》等深深震动我的灵魂。尤其是《伤逝》，读后掀起我思想的波澜，——中国妇女究竟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我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呀？我时常梦想着能见见先生，向他请教。我以为这只是梦想罢了，谁知事过数年，于一九三三年十月，我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久，在上海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竟看见了鲁迅先生。啊，先生那仰面的深邃而倔强的丰采，那两撇不屈的富于韧性战斗的胡子，使我加深了对他的作品的理解并获得了作品与人品的统一的印象。但当我发现他瘦小单薄的身躯时，我又惊诧那瘦弱的躯体如何装得了他那博大的灵魂！后来与先生过往多些时，我又发现他另外一种气质，就是对同志极端热情，特别是对革命的青年文艺工作者，有如慈母。仅在三四年中，我就接受过他的无微不至的教导和帮助。（见《我吃过他的“奶”》）

先生对反动派的斗争，常用他的犀利的杂文刺向敌阵，使敌人胆寒，使敌人感到人民的力量、革命的力量。鲁迅有如一座大山，屹立不动。他代表着人民的意志、民族的意志，带领着一支革命的文化大军，向反动派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敌人想杀，杀不尽；想剿，剿不了。反动派对鲁迅恨之入骨，但又奈何他不得。

现在，先生逝世了，敌人肯定高兴。我们该怎么办哩？国家的恶运，形势的不利，痛失左翼文化大军的领头人，痛失导师的悲痛与忧虑，

一齐向我年轻的心袭来！

二 瞻仰和吊唁

包括以毛泽东、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在内的治丧委员会成立了。先生的遗体移到万国殡仪馆让人们瞻仰。这个殡仪馆，从来没有容纳过这许多吊唁的人，也从来没有为这样伟大的人物办过丧仪。三天中，来凭吊的络绎不绝。有知识分子、工人、学生，还有部分小学生。哀乐声不绝于耳。人们脸色肃穆地走进来，在先生灵前深深地鞠躬，泪眼模糊地凝视着先生那张一如往日的顽强不屈的面容和倔强的胡子。只是先生的眼睛闭上了，永远地闭上了！人们悲切地懊丧地走出来。

那气氛、那情景、那哀乐声，使凭吊的人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凝重的情思：伟人去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今后战斗的责任，更沉重地落在大家的肩上了！

我参加了治丧委员会之下设立的治丧处的工作，任务是在灵堂前边的屋子里登记各方送来的花圈和挽联。三天工夫经我手登记的挽联花圈不知有多少，我只记得自己忙得眼睛和手都不够用，手腕子也发酸了。送挽联的绝大多数是先生的好友和战友。言词亲挚，情感深沉，特别是对先生的崇高的评价，加深了我对先生的认识和对先生的哀思，也增添了我的悲痛。不过，不能讳言的，其中，也有极个别的人在挽联里洒下几滴鳄鱼眼泪的；也有个别人所写的，不知是向先生请罪还是不无得意地还想同先生辩论辩论。凡是属于前者，我都命人在灵堂立刻挂起来；属于后者，我亲自送到治丧委员会去，挂不挂，由他们决定。

陪伴着来吊唁的哀乐声整天整天都没有停止过，我也成天昏昏沉沉地机械地在登记本上登记，情感陷入忧伤中。这是难以忘怀的三天啊！

① 治丧委员会名单，有毛泽东同志的名字。但是由于当时的反动政治的原因，未能见报。个别的外文报有刊登的。——作者注